

传承与鼎新

——试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中的昆剧振兴与发展

浙江昆剧团 林为林

昆剧,是中国古典戏剧的代表剧种,相传为元末明初昆山顾坚始创,已有 600 多年漫长的历史。它剧目丰富,剧本文词典雅华美,表演技艺载歌载舞,唱腔圆润柔美、悠扬徐缓,是一门集歌唱、舞蹈、道白、动作为一体的综合性很高的艺术形式。明万历嘉庆年间,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以及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风靡天下,昆剧独霸中国剧坛 200 余年,对京剧和川剧、湘剧、越剧、黄梅戏等许多剧种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过直接的影响,这也就是人们常常把昆剧称为“百戏之祖”的原因。

78

纵观中外戏剧史,中国戏曲与古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堪称人类世界的三大戏剧,而后两种戏剧,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对其艺术,只能从文字记载中寻找踪影。唯独中国戏曲的“祖剧”——昆剧,历经荣辱兴衰,依然在我国戏剧舞台上长留馨香,实在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建国以来,随着“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而进行的戏改政策,流散各地的昆剧艺人陆续吸收到各文艺团体中,使昆剧开始走上复兴之路。尤其是 1956 年,浙江昆剧团——也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昆剧剧团,在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周传瑛、王传淞的率领下,晋京献演《十五贯》,获得巨大成功。一时间,在北京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周恩来总理在观看完演出后,称誉昆剧为艺术百花园中的“兰花”。《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为题发表了专题社论,盛赞浙江昆剧团和《十五贯》的演出成功。此后,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湖南等地相继成立了昆剧剧院,昆剧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浙江也因此成为新中国昆曲的发祥地。2001 年 5 月 18 日,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一濒临绝唱的古老剧种,因此翻开了艺术振兴发展的崭新篇章。

现在,浙江昆剧团已有演职人员 90 名,其中获戏曲梅花奖者五人,国家一级

演员十二人,国家二级演员和各类高级演职员近二十人,曾出现了“传、世、盛、秀”四代同堂的兴旺局面,培养了汪世瑜、王世瑶、王奉梅、林为林、张志红等一批优秀的昆剧表演艺术家,第五代“万字辈”也已显露头角。经过近50年的努力,相继创作排演了《西园记》、《风筝误》、《长生殿》、《浮沉记》、《牡丹亭》、《公孙子都》等,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一批传统折子戏,如《拾画叫画》、《题曲》、《界牌关》等,经过不断磨砺雕琢,已成为昆剧表演之精品。

为了推广昆剧艺术和传播民族传统文化,1993年,浙江昆剧团首次独立组团赴台演出,取得台北观众“奔走相告说浙昆”的轰动效应。其后十年间,剧团九次赴台演出,场场爆满,形成了持续升温的学、演“昆曲热”。演出期间,台北的街头、商场、地铁甚至飞机场到处都贴满了宣传浙江昆剧团赴台演出的海报,《联合报》、《民生报》等几乎每天都有介绍昆剧的文章。剧场四周观众如云,更有闻讯从香港、日本乃至欧美国家赶来观看的昆剧爱好者,生怕错过了这一品味昆曲艺术的难得机会。而且台湾观众看戏的文明水准也是很高的。他们怀着虔诚的心情步入剧场,犹如踏进神圣的殿堂。主演出场,总是报以一个碰头彩,凡演唱精彩部分,台下掌声都鼓在恰当的地方,有时剧中出现不易理解的词句,也不会叽叽喳喳地议论,一个个全神贯注静静品味台上的表演。他们中也有追星族,对心中的偶像,在散场时也簇拥过来,甚至追到下榻的旅舍要求签名、合影,但绝不会在演出中大喊大叫或无礼宣泄。^①在昆剧界有一种说法不无道理:“最好的昆曲演员在祖国大陆,最好的昆曲观众在台湾”。

为什么昆剧在台港澳地区蓬勃兴旺,满堂喝彩,相反在大陆却市场萧索,应者寥寥呢?究其原因:第一,台湾地区在六十年代开始经济高速发展,物质文明的发展必然导致对精神文明的更高追求,台湾民众的文化修养已经跨上了一个较高的台阶,需要高雅艺术来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两岸虽然因为政治原因被隔断,但中华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无法分割的。台湾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及审美定势,本身对中华传统文化就有很强烈的了解和接触的渴望。因此,集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昆剧对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第二,台湾一直注重对观众群,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培养。当年蒋介石撤退到台湾时,也同时带去了一批文艺精英。其中的徐行之老师等认识到在昆剧的传承和发展中,观众和演员的作用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而观众基础的形成更是一个需要长期积淀的过程。因此,他们一直致力于在台湾的校园介绍、推广昆剧,收集各种昆剧资料,五十年来从未停止。在这些学者和老师的带动下,台湾的大学中普遍都有昆剧社

^① 张世铮:《我是昆剧之“末”——演艺生涯半世纪》,第234页。

团,开设昆剧课程,聘请大陆有专长的名师去讲学施教,已经在台湾,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培养了许多昆剧爱好者。但由于没有专业的演出团体,这些爱好者们只能通过听老唱片和业余排演来过过瘾。因此,当亲眼目睹大陆专业昆剧演员在舞台上华美精湛的表演时无不为之倾倒,口耳相传,昆剧的魅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台湾观众,真正达到了盛况空前。第三,在台湾,昆剧不仅仅是一个剧种,更是传统文化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它凝练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国特定历史社会形态的“活化石”,通过昆剧“可以再现全景的、动态的、直观的、可解读的历史社会形态。其内容包括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仪轨、生活方式、社会心理、民俗民情,乃至服饰、房舍结构等”。^①因此,相当多文学类研究生的学术论文都与昆剧有关,这无疑奠定了昆剧极高的学术研究地位,提升了昆剧在台湾观众心目中的文化品味。

而大陆虽然因为《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但由于“文革”的浩劫,老一辈昆剧艺术家纷纷离世,大量珍贵的昆剧资料在动荡中散失,宣传表演也都被叫停,不仅在艺术传承,更在观众群的培养上陷入了绝境,对大陆昆剧的发展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昆剧虽然重新焕发了生机,但还是步履维艰。第一,演员人才严重不足。十年前,有人曾把全国六大昆剧院团总共 800 人的演职员队伍,悲壮地称为“八百勇士”,如今只剩“六百勇士”了,^②而后继乏人,生活待遇偏低,人心不稳,进而导致人才严重流失。第二,昆剧院院的硬件设施缺乏,办公、排练、演出都只能勉强进行,大量的传统剧目失传,如王传淞老师的很多剧目资料在大陆已无法看到,反而不得不到台湾去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艺术水准的整体下滑。第三,昆剧的方言特色使它的观众群大多集中在江浙一带,受众面小,演出成本高。第四,昆剧是一门文化修养要求很高的表演艺术,曲牌宫调平仄押韵,词词典雅意境隽永,使人有高深莫测之感,也使它的观众群定位于知识阶层。而我们的学校近几十年来课程设置(除汉语言专业)有缺陷,对古诗词、古汉语的教学几乎接近于零,许多大学生,甚至中文系的研究生都不知昆剧为何物,更是加剧了昆剧观众的断层。第五,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切以经济建设为重,忽略了精神生活的建设,社会心态普遍比较浮躁,往往很难静下心来品味昆剧节奏舒缓、意境曼妙的魅力。年轻一代受“快餐文化”的影响,追求快节奏的流行文化,对隽永悠长的昆曲旋律兴趣索然,以上种种都导致了昆剧的演出市场低迷。而演出越少,宣传越少,知道昆剧、了解昆剧、接受昆剧的人也将越少,这是一个必须挣脱的恶性循环。

① 朱为总:《变化与困惑——世纪初昆曲现状谈》。

② 华夏经纬网:《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昆曲》。

还有人提出,昆曲过于文雅的唱词、陈旧的故事情节,丧失了时尚性和大部分娱乐功能,离当代人的审美需求相距甚远,应作为博物馆艺术,只求保存,不用发展。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昆剧虽然古老,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它的保护和传承依然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一,昆曲是中华民族极重要的精神文化遗产。昆曲艺术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并在首批通过的19个项目中名列榜首,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近况堪忧,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人类文明的伟大结晶,一旦失去,我们的损失不仅仅是失去了一种文化形态,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寄寓在其中的宝贵民族智慧和民族血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过:一个有经典、能成熟地、自觉地反思自己的民族,能不断抵御外来侵略,能吸收外来的营养壮大自己。反之,没有这种自觉的民族虽然也有民族精神,但他很容易被其它民族所吞并、所压迫,直到这个民族精神和民族生命完全消失。^①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文化经典也就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保护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保护该民族自身。因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站在战略性的高度思考,深层次的、带有理论研究性的、可持续发展地推动昆剧的保护和传承,这也是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保证这些杰出文化的生存,而不是遏制它们未来的发展相一致的。

第二,昆曲的传承与发展有助于在现代化进程中重塑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昆剧的许多剧目中都是弘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处处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千百年来,我们民族能平安渡过那么多次的动荡与危机,正是因为民族精神的支撑下,全国上下一心,共同克服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现在社会正面临变革,机遇与挑战并存,人们很容易在各种诱惑和选择面前失去方向,无所适从,因此,我们更加需要用祖国优秀文化来滋养人们的心灵,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振奋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

第三,昆剧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纽带,对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浙江昆剧团坚持十余年不断的来往港澳台地区演出、讲学,其意义不仅仅只是昆曲艺术本身的传播交流,更在于以“文化大使”的身份,弘扬中华民族光辉的民族精神与灿烂的传统文化。海峡两岸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字、共同的语言,生活习性也相差无几。所谓一脉相承,同根连枝,虽然一水相隔,但是隔不断我们悠久的历史,隔不断我们深深的亲情,隔不断我们浓浓的乡音,隔不断

^① 朱为总:《变化与困惑——世纪初昆曲现状谈》。

盼望统一的愿望。而随着分隔时间的延续,台湾独立的逆流一时也蠢蠢欲动,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昆剧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似一条七彩的纽带在宝岛台湾串起缕缕乡情,似一座伟岸的桥梁沟通了热爱民族文化的心灵,加强了台湾同胞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中华传统文化乃至祖国的认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其意义自然非同一般,其潜移默化的作用自非一般的说教可比。而且,随着两岸融和程度的提升,台湾民众中开始建立起基于自身经历对祖国的新的认同。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更要有一种既“同源”又更高于此的文化态势,才能对台湾人民的民心回归更具有吸引力,而昆剧正是一个极佳的文化载体。

对于昆剧艺术的保护和振兴工作,我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并先后制定了相应的政策。1982年文化部提出了“抢救、继承、革新、发展”的昆曲工作八字方针,1995年又将原八字方针修改为“保护、继承、革新、发展”,强调了对昆曲的保护意识。2001年,《文化部保护和振兴昆曲艺术十年规划》出台。这些都使昆曲这个“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正在逐步摆脱困境,步入与其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相匹配的良好社会环境,但要真正实现昆剧的振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要在理念上创新。振兴民族戏剧应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而不只是剧团的责任,要依赖于形成全社会都关注昆剧,重视昆剧传承发展的氛围。

一、政府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昆剧保护、扶持的力度,加大投入,加快剧团内部机制的改革,使昆剧团作为纯公益性事业单位,增强剧团的内部活力和面向市场的能力,逐步提高和改善昆剧从业人员的生活待遇,使演职人员能安心演出、创作。

二、做好昆剧传统剧目和表演艺术的挖掘、整理和继承工作,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包括著名演员代表性剧目的音像资料的录制、从艺经验的整理和记录等;完整保护和继承好目前仍可演出的一批昆剧经典剧目的演出形式和艺术样式,使昆曲的艺术形式能传延不断;整理和挖掘已经失传的昆剧剧目,使之成为可供教学和资料保存的艺术资源;从传奇、杂剧、南戏中挑选可供改编的剧目,以丰富昆剧的演出剧目;用审慎的态度,创作与昆曲的艺术样式相适应的新剧目,更好地贴近时代与观众。

三、重视在保护和传承的同时实现创作性转换。我们不能简单地复制或借用古老的文化遗产,而要在保护中加以新的诠释,对传统的文化遗产进行再发现和再创造,在保留昆剧特有的艺术风味基础上,使其内涵更具有时代感,更能引起现代人精神上的共鸣,使保护和抢救工作沿着继承、创新的轨迹健康发展。

四、扩大舆论宣传。本次“七艺节”上青春版《牡丹亭》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舆论的宣传导向作用功不可没,我们应当借鉴这次的成功经验,采取

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定期在报刊、电台组织昆剧专版,开设领导言论、艺人专访、专家讲座等栏目,经常刊登剧团演出、曲社活动、理论研究等消息,有针对性地宣传昆剧理论,传播昆剧知识,营造让大多数人尤其是青年人接受昆剧、喜爱昆剧的浓厚氛围,实实在在地为昆剧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次,要以制度和机制上的创新为保证。如何使更多的人接触昆剧,了解昆剧,喜爱昆剧?有了良好的运行机制和制度保障,昆剧的传承和发展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增加演出机会。昆剧始终是舞台艺术,只有在舞台上才能发挥它最大的魅力,才能吸引更多的观众。有了观众也就有了市场,也就有了生命力。要争取、利用各种演出机会,不断提高演出水平,吸引更多的观众来接触昆剧、欣赏昆剧,扩大昆剧影响力,让大多数人知道昆剧,了解昆剧,认识昆剧,乃至对昆剧上“瘾”。浙江昆剧团正在组织策划的“新春昆剧专场演出”就是希望能像元旦必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样,培养观众养成新春欣赏中国传统昆剧的文化消费观念,若能成功,必将大大扩广昆剧的影响力。

二、加大人才培养的力度,尤其是创作人才的培养。要积极发挥现有老艺术家的作用,对青年演员进行一对一,二对一的传帮带,使其学有所成,能拥有自己的代表作,使他们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代昆曲艺术的传承者;鼓励演职人员去拿更高的学历和学位,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吸收中文尤其是古代文学的研究生、博士生对昆剧进行学术理论研究及剧目的编写,扎实昆曲艺术的理论研究功底,实现昆剧艺术的可持续发展。

三、形成昆剧进大学校园的机制。同样是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日本规定小学生在学期间必须观看能剧,我们却没有建立这方面的制度。只有年轻一代喜爱昆剧,昆剧才能长长远远地发展下去。在2004年“七艺节”前的昆剧推广演出中,杭州的上座率达到80%,而且其中大部分观众都是年轻的大学生,静静地品味,在恰当的时候鼓掌,表现出较高的欣赏水平和良好的艺术素养。这充分证明了昆剧在年轻学子中一样会有市场,关键是我们怎样做。我们设想联合教育部门,以选修课、讲座、免费演出等方式定期介绍和推广昆曲艺术,也可以试行用学分制的方法,在大学校园里建立起昆曲讲学、演出、普及的基地,可先从相关艺术院校或者相关专业进行试点,待成熟后再推广,为昆剧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观众和潜在的创作人才。

21世纪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昆剧艺术的保护和振兴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虽然还会有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但对它的未来我们是充满希望和信心的。

参考文献

余秋雨:《笛声何处:关于昆曲》,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版。

白先勇:《白先勇说昆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张世铮:《我是昆剧之“末”——演艺生涯半世纪》,台湾水磨曲集剧团,2000年版。

《姹紫嫣红〈牡丹亭〉:四百年青春之梦》,林皎宏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刘致中、胡忌:《昆剧发展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昆剧大辞典》,吴新雷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陈益:《寻梦六百年:昆曲盛衰史探幽》,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

朱为总:《变化与困惑——世纪初昆曲现状谈》,袅晴丝昆曲网。

《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昆曲》,华夏经纬网。